

问题引导式教学在高中思政课中的应用路径探析

——以课程“文化的内涵与功能”为例

马菲菲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6日

摘 要

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思维五步法理念，探讨问题引导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实践路径。以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第七课“文化的内涵与功能”一课为教学案例，从情境创设、问题链设计、教学活动组织及思维进阶等环节系统阐述了如何通过真实、开放、递进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深度学习。研究指出，问题引导式教学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与高阶思维，还能够增强思政课的育人实效与学生价值认同，是实现知识建构与素养提升的有效教学模式。文中结合教学反思，对问题设计的层次性、思维张力及教师角色转变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高中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问题引导式教学，高中思政课，深度学习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Problem-Guided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aking the Lesson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as an Example

Feifei Ma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4,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文章引用: 马菲菲. 问题引导式教学在高中思政课中的应用路径探析[J]. 创新教育研究, 2026, 14(10): 526-535.
DOI: 10.12677/ces.2026.1410817

Abstract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Dewey's five-step method of think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roblem-guided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is paper takes the lesson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s of Culture" (Lesson 7, Unit 3) from the compulsory textbook *Philosophy and Culture* of senior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s a teaching case, 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ward deep learning through authentic, open, and progressive questions,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context creation, question chain design,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advancement.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problem-guided instruction not only stimulates students' inquiry interest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but also enhances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students' value identity. It represents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for achieving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competence improvement. Drawing on teaching reflections, the paper offers targeted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layering of question design, the tension of think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er's role,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Problem-Guided Instructio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Deep Learn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课如何超越知识灌输的传统模式，有效激发学生思维、培育核心素养，已成为教学改革的关键议题。问题引导式教学以“问题”为核心组织学习活动，通过创设真实情境与设计进阶性问题链，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与意义建构，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重要路径。尽管该模式在理论上备受推崇，但在实践中仍面临问题设计浅表化、情境与思维脱节、教师角色转换滞后等挑战。本文以“文化的内涵与功能”一课为例，融合建构主义与思维进阶理论，探索问题引导式教学在高中思政课中的具体实施路径，以期为推动思政课教学方式转型、实现知识学习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提供实践参考。

2. 问题引导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2.1. 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知识不是通过被动接受获得的，而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的。意义学习发生在真实的学习任务情境中，并以问题驱动为核心，促使学生在探究中形成对知识的深入理解[1]。问题引导式教学与建构主义理论是高度契合的，要注重通过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建构知识体系[2]。

杜威的思维五步法概括了问题解决的典型的思维过程：从产生疑惑、明确问题、提出假设、进行推理到验证结论。这个过程突出了“解决疑惑的需要”作为激发以及维持学生主动思考的内在动力，为

问题引导式教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心理学依据[1]。

从国际学术视野来看，问题引导式教学与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探究式学习等模式在核心理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PBL 作为一种以真实问题为驱动的建构主义教学方法，在社会科学教育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研究表明，PBL 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提升其分析复杂问题、将理论应用于现实情境的能力。然而，现有研究也指出，PBL 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仍面临真实问题设计、评价体系完善等挑战，且多数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针对中学阶段、特别是思想政治学科的系统性研究相对有限。这一研究空白恰好构成了本文的切入点：在高中思政课的具体教学情境中探索问题引导式教学的实施路径，既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对基础教育阶段 PBL 应用的呼吁，也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2.2. 问题引导式教学的内涵

问题引导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组织教学活动的方式，将教学过程设计为不断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2]。该模式强调通过创设真实、有意义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意识，引导其在高阶思维活动中实现深度学习[3]。与西方 PBL 模式相比，问题引导式教学在保持“问题驱动”这一核心特征的同时，更加注重与中国思政课育人目标的结合，即不仅关注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更强调在问题探究中实现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培育。

3. 问题类型与设计原则

在问题引导式教学中，问题类型的选择与设计原则的把握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深度与广度。科学的问题分类和合理的设计原则有助于激发学生思维，促进深度学习。

3.1. 问题类型

根据问题的结构和目标明确程度分类，问题可以分为结构良好问题与结构不良问题。结构良好问题指的是给定的条件和目标均有明确说明，学生可以通过一定的思维活动成功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并达成目标状态。这类问题注重考查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包括语言解码、符号理解、信息搜集与整理等基础认知技能。与之相对，结构不良问题由于给定的条件和目标没有明确界定，难以顺利找到解决方法，更侧重于考查学生的思维认知能力，如信息识别与加工、实证精神、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应充分发挥两类问题的互补作用，使问题设计既巩固基础知识，又提升高阶思维，形成相辅相成的教学效果[4]。

3.2. 设计原则

层次性：问题设计应体现梯度性和递进性，遵循从易到难的认知规律。通过问题链条或问题串的设计，为学生搭建思维进阶的“脚手架”，引导其逐步深入探究[1]。问题的难易度需基于学情分析，准确把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确保问题既不过于简单而缺乏思维挑战，也不过于困难而挫伤学习积极性。

开放性：问题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探究空间，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开放性问题的鼓励多元答案和多种解决路径，有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创新意识以及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生活化：问题设计应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选取真实、可信且与学生经验密切相关的案例和情境[5]。生活化的问题能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和学习动机，使抽象的理论内容转化为可感知、可探讨的实际问题，提升教学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时代性：问题情境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时融入社会热点和最新时事，避免使用陈旧过时的素

材。时代性强的问题更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增强教学的现实针对性和感染力，促进学生形成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6]。

4. 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困难与应对策略

4.1. 问题设计有待完善，课堂实施效果不佳

问题引导式教学的核心在于以“问题”驱动学生思维，但在实际教学中，问题设计往往存在不足。有研究指出，当前高中思政课问题引领式教学存在“问题设计有待完善”“课堂生成性问题不足”等问题。教师习惯提出封闭性、记忆性的问题，将问题引导简化为“教师提问-学生应答”的单向模式，学生处于被动应答状态，思维参与度不高。此外，问题之间缺乏层次递进与逻辑关联，难以构成引导学生深度思考的问题链条[7]。

应对策略：首先，实施“大单元教学设计”，将相关内容整合为2~3个连续的课时，打破单课时限制。其次，采用“翻转课堂”模式，将情境导入、背景资料查阅等低阶认知任务前移至课前，通过预习任务单引导学生自主完成，课堂上则聚焦于问题链的深度探究与思维碰撞。最后，教师需学会“舍得”，精简非核心的讲授内容，确保关键问题的讨论时间不被挤占。

4.2. 学生前概念固化，认知冲突化解困难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形成对问题的固有理解。在文化主题教学中，学生对“文化是什么”往往停留在“文化=文艺活动”等表层认知，难以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理解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面对开放性问题时容易依赖既有经验简单判断。有研究指出，学生前概念与科学认知之间的冲突若不能有效化解，将直接影响核心概念的建构[8]。

应对策略：教师应在问题设计前通过问卷、提问等方式探查学生的前概念水平，在问题链中设置“认知冲突点”以对比性素材引发认知困惑，并根据学生思维水平差异设计分层问题，为基础薄弱者提供思维脚手架，为能力强者设置拓展追问。

4.3. 重结果轻过程的单一化评价困境

当前问题引导式教学的评价多聚焦于问题答案的正确性，将“是否回答正确”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却忽视了对学生探究过程、思维方法及创新意识的多元考量。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评价取向不仅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也与问题引导式教学“重过程、重思维”的理念相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题引导式教学的育人价值[8]。

应对策略：引入并开发“表现性评价量规”（详见附录三：表现性评价量规）。针对小组探究成果、角色扮演表现、个人观点陈述等不同任务，分别制定涵盖“问题分析深度”“证据运用能力”“逻辑推理严谨性”“价值判断清晰度”等多个维度的等级描述。在活动开始前即将量规提供给学生，使其明确评价标准，发挥“评价促进学习”的导向作用。同时，将过程性评价（如课堂表现、任务单完成情况）与终结性评价（如单元测试）按一定比例（如6:4）合成最终成绩，淡化单一测试的局限性。

5. 问题引导式教学的实施路径

5.1. 情境创设：贴近学生现实

课堂导入环节，教师以一组对比性素材引发学生的认知兴趣与思考：先展示天山、三江源、滇池等自然景观图片与甲骨文“文”字的字形演变图，抛出“自然景观能不能称为文化”的追问；再呈现传统农耕器具与现代智能设备、手写书信与即时通讯、乡村露天电影与城市文化综合体等对比图片，引导学生

感知身边文化生活的变化。随后,教师提供“广场舞是否属于文化”“网络流行语是否具有文化价值”等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辨析情境,引出本课核心问题——“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我们?”整个导入过程控制在8分钟以内,以认知冲突激发探究欲望,为后续问题链的推进做好铺垫。

5.2. 问题链设计:层层递进,引导思维进阶

总议题:文化如何塑造我们——探寻“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子议题:子议题一:文化是什么?

子议题二:文化如何影响社会?

子议题三:文化何以传承?

5.3. 教学活动设计

活动一:小组合作探究“寻找身边的文化”

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选择一个文化考察主题(如“传统节日的当代变迁”“方言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家人或查阅资料,搜集本地区或本校的文化现象案例,完成一份“文化观察记录卡”,并在班级中进行展示与交流(详见附录一:小组探究任务单)。记录卡内容包括:文化现象描述;该现象属于哪种文化形态;该文化现象体现了文化的什么功能;该文化现象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活动二:主题辩论“数字时代,传统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

设定辩论主题,将学生分为正反两方,围绕“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展开辩论(详见附录二:角色扮演背景资料与角色卡)。正方立场:“数字时代,传统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方立场:“数字时代,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其生命力”。

辩论前,各小组通过查阅资料、搜集案例(如故宫文创、《中国诗词大会》等),形成本方的论据链条。辩论过程中,鼓励学生运用本课所学的文化内涵与功能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与判断。

5.4. 思维进阶:通过追问与反思促进深度学习

教师在学生讨论、展示与辩论过程中,适时运用三类追问策略:

拓展式追问:“除了我们讨论的这些例子,文化还在哪些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逆向式追问:“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衔接式追问:“从你爷爷奶奶那一代到你这一代,文化传承的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说明了什么?”

通过持续追问,引导学生从具体文化现象出发,逐步抽象出文化的内涵与功能,进而理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的深远意义,实现从“感知现象”到“理解本质”、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的思维跃升。

6. 教学反思与建议

在问题引导式教学的实施过程中,为确保教学实效并促进学生思维进阶,教师需对问题设计、教学策略及自身角色进行持续反思与优化。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6.1. 问题设计应贴近学生认知水平

问题设计应基于学生的实际认知状态,准确把握难易度,使其处于“最近发展区”,既不过于简单缺乏挑战,也不过于复杂挫伤积极性。问题情境应具有针对性,紧密关联教学内容,选取真实、可信的案例,增强学生的代入感与学习动机。通过梯度性问题链条的设计,引导学生在解决疑惑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思维进阶。

6.2. 避免“为问而问”，问题应具有思维张力

问题设置应注重内在的探究价值与启发性，避免形式化、浅层次的提问。教师应设计具有逻辑主线的问题链，通过拓展式、逆向式、衔接式等追问策略，持续激发学生的思维张力，引导其多角度分析与解决问题。同时，应充分发挥结构良好问题与结构不良问题的互补作用，既夯实知识基础，又培养批判性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

6.3. 教师角色转变：从讲授者变为引导者、合作者

教师需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向问题设计者、思维启迪者与学习合作者的转变，建立民主、平等、开放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由表达与大胆质疑。教学中应信任学生的主体能力，学会“放手”，避免替代学生思考或急于提供答案，通过适时点拨与引导，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师生共同探究中实现教学相长。

通过以上反思与调整，问题引导式教学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学生思维活力，促进其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建构转变，从而真正实现思政课育人目标与思维素养的双重提升。

7. 结语

问题引导式教学以“问题”为核心组织教学活动，契合新课程改革理念，通过激发思维活力、促进深度学习，为思政课育人目标实现提供了有效路径。该模式下，教师转变为问题的设计者、学习的引导者与探究的合作者，借助追问、反思与多元评价等策略，引导学生从“知其然”向“知其所以然”深化，实现从知识灌输到能力培养、从教为中心到学为中心的根本转变。

未来，问题引导式教学可以在更广泛的思政课主题中深入推广与实践，进一步探索其在不同学段、不同内容中的适用性与创新路径。尤为值得期待的是，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问题引导式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检验，即通过准实验设计评估其在学业成绩、批判性思维、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的提升效应，通过课堂录像分析、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揭示其影响学生思维与价值观的内在机制。同时，应加强对问题设计科学性的研究，注重信息技术与问题情境的融合，完善发展性评价机制，不断提升问题引导式教学的系统性和实效性，使其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使命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丙元, 温永慧. 命题到问题: 搭建思维进阶的“脚手架”[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1(9): 38-41.
- [2] 李钱, 吴城. 问题式教学: 提高思想政治教学效果的有效模式[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3(33): 25-26.
- [3] 陈勇. 问题抛锚思维起航——抛锚式教学尝试[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5(30): 49-50.
- [4] 陈永良. 思想政治问题式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2(35): 58-60.
- [5] 王浩. 实施问题研究式教学应注意的问题[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4(3): 41-42.
- [6] 季湘辰, 曾红霞. 高中思想政治课问题式教学模式的探索[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03(9): 28-29.
- [7] 徐赛迪. 问题引领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运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2024.
- [8] 傅莉莹. 困境审视与策略重构: 初中科学问题引导式教学的实践探析——以牛顿第一定律教学为例[J]. 科技风, 2026(15): 79-81.

附录一：小组探究任务单

小组探究任务单

小组名称：_____组长：_____记录员：_____发言人：_____

探究主题：文化是什么？文化如何影响我们？

一、探究目标

通过观察和调查身边的文化现象，理解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学会区分文化载体与文化本身，理解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在合作探究中形成对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的理性认识。

二、探究任务(每组选择以下一个选题)

选题编号	探究主题	探究方向
选题一	传统节日的当代变迁	调查本地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的习俗变化与当代传承
选题二	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了解当地方言的使用现状，探讨方言保护的意义与路径
选题三	数字时代的文化新形态	调查短视频、网络直播、数字藏品等新文化现象的特征与影响
选题四	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观察并分析本校校园文化的构成、特点与改进空间
选题五	家乡文化记忆的传承	采访家人或社区老人，记录家乡文化场所或民俗活动的变迁

三、任务要求

资料搜集(课前完成)：围绕所选主题，通过实地观察、访谈、网络查阅等途径，至少搜集 3~5 个可靠信息源；

资料整理：将搜集的资料按照“现象描述，文化内涵分析，功能体现，价值思考”的逻辑框架进行整理；

成果制作：制作一份“文化观察记录卡”，内容包括文化现象的图文描述、该文化现象的类别判断、所体现的文化功能分析、200 字以内的个人思考；

展示交流：每组选派发言人在班级进行 3~5 分钟的成果展示，其他小组可提问或补充。

四、时间安排

课前：资料搜集与初步整理(约 20 分钟)

课堂(第 1 课时)：小组内部讨论与“记录卡”制作(20 分钟)

课堂(第 2 课时)：小组展示与交流(每组 3~5 分钟)

五、参考资料提示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第三单元第七课

本地文化场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官方网站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附录二：角色扮演背景资料与角色卡

活动名称：“数字时代，传统文化还有生命力吗？”主题辩论

活动目标：通过模拟辩论，让学生运用文化内涵与功能的理论知识分析现实文化现象，培养辩证思维与论证能力，加深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解。

一、背景资料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社交互动的方式发生了变革。短视频、虚拟偶像等新文化形态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在悄然改变。故宫通过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然而，也有人担忧，快餐化、碎片化的数字文化消费正在消解传统文化的深度与温度。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究竟面临怎样的命运？这成为当代文化领域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二、角色卡

角色一：正方一辩：传统文化守护者(某非遗传承人)

身份背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致力于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播

核心立场：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主要论点：“数字技术让传统技艺走出了‘深闺’，走向了更广阔的受众”“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不会因传播方式改变而改变”

需要回应的质疑：如何应对“数字化会消解传统文化的‘原真性’”的批评？

角色二：正方二辩：文化学者(某大学教授)

身份背景：高校文化研究领域学者，长期关注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

核心立场：从理论层面论证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主要论点：“文化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数字时代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平台”

需要回应的质疑：如何用理论回应“传统文化正在被娱乐化消解”的观点？

角色三：反方一辩：文化批评家(媒体评论员)

身份背景：知名文化批评专栏作者，对当代文化现象持审慎批判态度

核心立场：数字时代的消费逻辑正在消解传统文化的深度

主要论点：“碎片化阅读无法承载传统文化的厚重”“流量逻辑正在将文化引向肤浅化”

需要回应的质疑：如何回应“短视频让年轻人重新爱上了传统文化”的事实？

角色四：反方二辩：青年文化研究者(社会学博士)

身份背景：从事青年文化与数字人类学研究

核心立场：从代际差异与传播学角度论证传统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主要论点：“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习惯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传统文化的符号价值正在被过度消费”

需要回应的质疑：如何回应“文化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不存在所谓的‘断裂’”？

角色五：中立观察员(本班学生代表)

身份背景：作为与传统文化和数字文化共同成长的一代

核心立场：客观分析双方的合理之处，提出建设性的“第三条道路”

主要论点：“传统文化需要数字化，但数字化不等于碎片化”“关键在于如何让技术服务于文化而非吞噬文化”

需要回应的质疑：如何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第三条道路”方案？

三、活动流程

准备阶段(5 分钟): 各角色阅读背景资料与角色卡, 准备 2~3 分钟的观点陈述;

开篇立论(10 分钟): 正反方一辩依次陈述核心立场与主要论点;

自由辩论(15 分钟): 双方交替发言, 相互提问、回应与反驳;

总结陈词(5 分钟): 正反方二辩各做 1.5 分钟总结发言;

中立观察员发言(3 分钟): 中立观察员进行综合评述;

教师点评(7 分钟): 教师从文化内涵与功能的理论视角进行点评与升华。

四、活动提示

辩论时注意倾听对方观点, 做到有理有据地回应;

运用本课所学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文化与文明区别等理论知识支撑自己的论点;

思考: 辩论双方的立场看似对立, 是否存在可以对话与融合的空间?

附录三：表现性评价量规(Rubric)

一、小组探究成果评价量规

评价维度	优秀(9~10 分)	良好(7~8 分)	合格(5~6 分)	待改进(0~4 分)
现象分析深度	能准确把握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分析具有理论深度与现实关照	能准确理解文化现象的主要特征，分析较为全面	能基本描述文化现象，但分析较为表面	对文化现象的描述模糊，缺乏分析
理论运用能力	能熟练运用文化内涵、文化功能等理论知识分析具体现象，运用准确且有深度	能较好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象，运用较为准确	能提及理论知识，但运用不够贴切	缺乏理论支撑或理论运用错误
证据收集与整理	能综合运用访谈、观察、文献等多种方法搜集证据，证据充分且有说服力	能运用两种以上方法搜集证据，证据较为充分	能运用基本方法搜集证据，但来源单一	证据不足或来源不可靠
价值判断清晰度	能理性评价文化现象的价值意义，文化认同明确且表达自然	能正确评价文化现象的意义，文化认同清晰	能基本正确理解文化现象的价值	对文化现象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
合作与表达	组内分工合理、协作高效，展示表达流畅且有感染力	组内分工明确、协作良好，展示表达较为流畅	组内基本能完成分工，表达基本清楚	组内协作困难，表达不清

二、角色扮演表现评价量规

评价维度	优秀(9~10 分)	良好(7~8 分)	合格(5~6 分)	待改进(0~4 分)
角色代入感	能完全进入角色，立场鲜明且与角色身份高度吻合	能较好地进入角色，立场符合角色特征	基本能体现角色立场	角色感弱，仍以自身视角发言
观点论证力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能有效运用理论知识支撑观点	论点较为明确，有一定论据和理论支撑	有基本论点，但论证不够充分	缺乏明确论点或论证无力
批判性思维	能有效识别对方论证漏洞，进行有说服力的反驳	能较好地进行反驳，回应较为到位	能进行基本回应，但反驳力度不足	难以有效回应对方观点
辩证思维能力	能兼顾本立场与对方立场的合理性，展现多维思考	能较好坚持本立场，兼顾其他视角	能坚持本立场的基本逻辑	立场模糊或论证过于片面

三、评价使用说明

评价主体：采用“教师评价 + 小组互评 + 学生自评”相结合的方式，教师评价占比 50%，小组互评占比 30%，学生自评占比 20%；

评价时机：在活动开始前将量规提供给学生，使其明确评价标准，发挥“评价促进学习”的导向作用；

成绩合成：过程性评价(课堂表现、任务单完成情况、小组探究成果、辩论表现)与终结性评价(单元测试)按 6:4 的比例合成最终成绩。